

# 往事入画

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

张才柱著/绘



# 往事入画

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

张才柱著/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入画：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 / 张才柱著绘 .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4

ISBN 978-7-5502-9932-0

I. ①往…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429 号

往事入画：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

作 者：张才柱

总 策 划：苏 元

责任编辑：张 萌

特约编辑：信宁宁

书籍设计：周伟伟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1 千字 880mm × 1230mm 1/32 10.75 印张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932-0

定价：59.8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64243832





张大爷出生的老屋，左图摄于2015年夏天，右图为张大爷根据记忆绘制。

## 序言 | 看见美，看见痛，看见力量

重庆张大爷的“回忆画”，2014年就在网上火过一次，当地很多媒体都报道过，网络上也有不少转载。人们惊叹于这些画所生动再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尽管时间并不久远，却有沧海桑田、恍如隔世之感。当然，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这些画的作者张才柱：他1946年出生在重庆北碚乡下，只上过四年小学，年轻时务农，没学过一天专业美术；他先天高度近视，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眼镜，右眼视力为0.3，左眼为0.1；六十岁那年，他被查出患有淋巴瘤，六十六岁开始创作“回忆画”。

2012年的一天，张大爷在逛书店时偶然看到了美国人贝蒂·艾德华（Betty Edwards）写的《在黑暗中绘画》（*Drawing on the Artist Within*）一书，封面上有一句话：五天画出你的心。他一下被击中。张大爷说，小时候上图画课时，自己画什么像什么，一直感觉画画不是多难的事情。这本书里介绍的绘画方法极大地启发了他，他像突然间被唤醒，特别想画一套“回忆画”，让沉睡在记忆深处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他去图书馆查阅，发现自己想画的那种画此前并没有人画过，愈加觉得画出来一定会弥补一个空白。几年前身患癌症的经历，让他感到生命的尽头似乎伸手可及，也让他想到，来这世上走一趟，总得留点儿什么东西下来。画“回忆画”的想法让他兴奋和激动。

在张大爷出生前，家中已有六个孩子。逐渐衰落的家庭没法再多承担一张吃饭的小嘴，所以，母亲怀着他时吃过三包打胎药，这可能是他生下来就高度近视的原因。张大爷天性聪颖，虽然十岁才有机会上村里的小学，但功课门门优秀，无奈上完小学就没有机会再上学了。后来，他自学组装矿石收

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在乡下给人装一台矿石收音机，他收五元钱，材料费大约四元，净赚一元。妻子李秀英十八岁时和他相亲，只见了一面便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就是看上他会装收音机，相信“跟着他不会饿饭”。

秀英眼光不错，张大爷不仅干农活儿样样在行，木工、泥瓦匠的活儿也一学就会，后来还学会了安装电视机。1979年，电视机在城里还是稀罕物时，他就自配零件，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供家人享用。此外，他还学会维修各种机电、家电，进行简单的机械制图，甚至考取了矿山机电助理工程师资格证。八十年代，他一边务农，一边安装矿灯充电架去卖，同时还在社办企业、私营企业里负责机电维修等技术活儿，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更不可思议的是，张大爷还学着开方子看病。查出淋巴瘤后，他便自学中医。大约经过一年的放化疗后，他和秀英开始上山采药，并坚持定时煎药服用。慢慢地，他的身体竟然完全恢复，与常人无异。

决心投入“回忆画”的创作后，张大爷为自己的绘画计划做了充分的准备。像以往学习任何东西一样，他买了好几本教绘画的书回家琢磨，尝试过各种颜料——水彩、水粉、丙烯，哪种画着顺手、效果好，就用哪一种。他边学边画，由于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作画时双眼都贴到了纸上。他说自己记性好，回忆起过去，那些人和事都清楚得很，想出一个画面就把它画下来。起初还有点儿难，后来越画越自如，短短两三年，他就完成了一百五十余幅作品。

受张大爷画作的吸引，也为了追寻回忆和画面交汇的踪迹，我们曾去追访画里的那些地方：他住过的老房子、充电房的山坡、山坡上的小煤窑、炼焦场……如今，田园荒芜，草木却异常繁茂，好像要将回忆掩盖起来。老房子已是残垣断壁，充电房也早已没有踪迹，附近的房屋和当年的小煤窑都被厚厚的藤蔓覆盖，倒是炼焦场的一个个炉窑还能清晰辨认。身处“记忆”和“画面”的现场，虽然物非人亦非，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画作与实物之间的联系，让人一下子反应过来：“哦，画的就是这里！”然而，在回忆的光晕之下，他笔下的画面远比现实更有诗意。

张大爷的“回忆画”画得优美而细致，看着那些画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作画时的状态——沉浸在记忆中，一笔一画地勾勒出过去的物事：房顶上的灰瓦，一片片、一行行，深深浅浅的影子，光倾泻在上面；房梁在时光中留下的喑哑与光亮依稀可感，连木纹也在岁月的打磨中清晰起来；桌椅板凳、背篓箩筐、灶台水缸、锄头犁耙、簸箕木桶……都是那样活灵活现；祖传的那幢今天只剩下破瓦断墙的老屋，在画里有着瓦灰的屋顶、土红的砖墙、深红的大门和窗户；房前屋后的山坡上，是一块块深绿、浅绿、鹅黄、青蓝或开着白花的田地；垒筑田埂的条石浓淡不一，石缝间的青苔青翠可见；充电房四周的池塘溪流、弯弯的山路、引流山溪的竹筒、姿态好看的大树、摇曳多姿的竹林、正在劳作的农人……带着张大爷的情感和记忆，画面仿佛自己在述说，栩栩如生又静谧安详。

那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乡村风俗、那时候的农活儿生产，张大

爷的画笔触到这些内容时，好似进入了一个个美丽的梦境：淡淡的灰蓝色调下，田野五颜六色，天空透着纯净的蓝，树木蕴含蓬勃的绿，人物衣着色彩鲜艳。孩子们聚在大石块上，女孩儿捡子儿，男孩儿走六子冲，几头白色的山羊在边上的草丛里撒欢，打猪草的背篓撂在一旁。两个打土电话的小娃儿，一个站在晒坝上，一个站在石板小路上，远处是山，近处是田，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两个孩子正拿着竹筒，拉着细细的麻绳，仔细地听对方说话，他俩的举动吸引了一旁大人的注意；还有你追我赶地滚铁环，用镰刀打叉赢猪草，捉来笋子虫推磨玩，在梯坎下扔铜钱，在田地里打跪下……这些描绘童年生活的画面无不透出活泼、可爱、欢乐的气息。每逢佳节，人们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正月初一，每家都要挑银水、煮汤圆、放火炮；元宵节那天，要舞狮子、划龙船；到了八月十五，户户都会拜月亮、烧橙香。赶场也是热闹非凡的日子，人们三五成群，走走逛逛，吃喝笑闹；身穿长衫的老头儿衔着长烟杆转来转去，孩子们围着卖黄糕粑和经营西洋镜的摊子流连忘返。再看那迎亲的场面，山乡小路弯弯，送亲的人们欢欢喜喜地走来，有人抬着被褥、蚊帐，有人挑着镜子、水壶，迎亲的人们在家门口守候，远远望见送亲队伍，便放起了鞭炮。那会儿的农活儿在回忆中也是有滋有味：种小春，搭谷子，扎草树，犁冬水田，用竹罩子捉鱼，脚碓舂米，磨坊磨面，烫槽房里杀猪，农闲或下雨时村姑们说说笑笑打着草鞋。孩子的游戏、乡村的风俗，以及许多日常农事，从张大爷记忆深处流淌出来，温情脉脉，趣味盎然。

张大爷认真地回忆着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场景，一笔一笔地把它们慢慢画出来，平凡的日常生活化为饱含深情的片片落英，在张大爷的画笔下

发出温润的光泽。当然，回忆中既有温暖和美好，也有辛劳和心酸。比如，他画下了那时的灶屋，很多人家都没钱给牲口单独修棚圈，只好把牛或猪拴在灶屋里喂养，而一家人做饭和吃饭也都在那里。不难想象，春夏秋冬，蚊虫、气味自是难忍。那个时候的妇女很辛苦，既要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又要做饭、洗涮、缝补、带孩子。在一幅画中，一位农妇深更半夜一边用脚摇着地上摇篮里的孩子，一边手上还在打鞋底板。张大爷还画了他的大姨姐白天做集体活路时，只能把孩子固定在背篓里，再锁进空无一人的昏暗屋子，任凭孩子在里面哭喊。

那时候，搞“副业”能挣点儿钱。一般所说的“副业”，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以外的一些小规模的手工劳动或工业生产，比如养蚕，织麻，制香，小煤窑挖煤，造纸厂造纸，石灰厂烧石灰等，大都是一些很苦很累的活儿，但有得做就是幸运。还有弹花匠、棕匠、篾匠、木匠、铁匠、补锅匠，这些手艺人总是凭自己的手艺走街串巷，养家糊口。闹灾荒那两年就没有这种幸运了。那时彻底实行“一大二公”，连吃饭都吃集体伙食，当年的情景被张大爷记录在了他的画里。一到饭点，每家派一个人拿着桶或盆去伙食团取吃的，饭食以胡萝卜为主，冬天则只有菜羹羹。生活如此艰辛，饥饿如影随形，他现在想起来都还心酸，不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他感激野菜树皮救了自己一命，于是画下人们上山挖野菜、剥树皮的场景。有些饿得走不动路的老弱病残，只能在门前屋后挖点儿野菜和白泥巴，混在一起做成粑粑，可是吃多了拉不出屎来，几天人就没了。荒年里难得的美味要数蕨苔粑粑——人们上山挖来蕨苔根，用火烘干，刨去粗皮，再用石臼舂、磨子推、筛子

筛，磨成粉后做成粑粑。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有很多人卖蕨苔粑粑，也总有饥饿难忍的人故意碰倒装粑粑的背篓或箩筐，大家便疯了般上前抢了吃掉。这情景他记忆深刻，所以那幅《抢蕨苔粑粑吃》也画得格外生动。

张大爷还画了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后，武装人员带人去家里分浮财；画了五十年代破除迷信时，庙里的菩萨纷纷遭殃；画了“四清”运动中动员干部交代问题；画了“文革”时打倒“牛鬼蛇神”；画了农业学大寨；画了大炼钢铁的现场和炼出一块铁就敲锣打鼓去公社报喜；画了地雷炸死人；画了偷粮食和偷木料的人……当他画那些心酸的场景时，画面常常比较粗略。

“江山如此多娇”是张大爷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中最为人熟知的诗句，也是一幅著名画作的名字。那时候，江山令人神往，可真实的个人却往往消融于时代浪潮里而成为符号。作为小人物，张大爷只是把自己记忆中的一幅幅场景描画下来，而所有的场景都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他的画无法不关注与美丽江山有着同样分量的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与江山共同构成了“回忆画”的主角。在他的画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挑肥料上梁子，下夜力，捞松毛，淘野煤炭；他们抬锅炉，筑路修桥，改土改田；他们以最原始的方法榨油，挖煤，造纸，炼焦，烧石灰……在险恶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劳作中，他们不怨不叹，默默承受，为吃上一顿饱饭，为日子好过一点儿，出大力，流大汗，他们平凡、隐忍，能吃最大的苦，受最大的累，生生不息。解读这些画面，你不由得为这些顽强的生命而感动。那些挨过饥荒与死亡的无声人群，他们身上隐藏着怎样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

国家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被建设得如此繁荣强大，那些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里，一定也遍布着这样的力量和灵魂。

张大爷的艺术创作本身，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因科技的发达和经济的膨胀而急骤向前的时代里，他用画笔为我们留住了过往生活的画面，它们是历史鲜活的注脚，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史。张大爷说，他画这些画也是想感恩如今的生活，和过去相比，今天真是太好了。那些永逝不返的日子在他笔下散发出沉静、温润的光泽。透过这光泽，我看见美，看见痛，也看见了一种力量，它遍及崛起中国的各个角落。

作为本书的出版策划者，感谢我的挚友叶莹在诸多事项以及整个采访过程中的热忱帮助，感谢《重庆日报》的老同学任锐在第一时间帮忙找到张大爷的联系方式，感谢摄影记者苏思对画作拍摄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愿《往事入画》的出版让大家感到我们努力的价值。

青豆书坊 苏元

2017年3月15日

# 目 录

## 一 那时候的我和我家 1

我在中嘴出生 2

在亮电房住了八年 4

搬到了辽叶河沟 6

我上小学有点儿难 8

我和秀英结婚了 12

我们张家的历史 15

## 二 那时候的童年 18

镰刀打叉赢猪草 20

女孩捡子儿 男孩走六子冲 22

打土电话 24

笋子虫推磨 26

我和春娃儿做花号 28

赢铜钱 30

打跪下 32

滚铁环 34

做雪人 36

童年往事 38

## 三 那时候的乡村 43

欢欢喜喜过年 44

闹元宵 46

八月十五烧橙香 48

热闹的静观场 50

黄糕粑与西洋镜 52

大雪天后赶场 54

姑娘姑爷回娘家 56

孔明灯飞上天 58

放烟火架 60

看土电影 62

落雪弹子真可怕 64

背口诀 打算盘 66

消失的农家常事 68

天亮出门捡狗屎 72

组装矿石收音机 74

听半导体收音机 76

上梁说梁 儿孙满堂 78

夹泥匠敷墙壁 80

点点谷起杨皮房 82

筑土墙 配新房 84

打着灯笼上夜校 86

骗人的观花娘 88

这个院子出疯子 92

#### 四 那时候的农事 95

春耕时节 96

肩斗汲水浇田地 98

水车车水平秧田 100

种小春 102

绳索牵引机耕大田 104

河边筒车浇农田 106

搭谷子 108

脚碓舂米 110

搭炕灶 炕稻谷 112

犁冬水田 114

竹罩子捉鱼 116

场镇上的米坊 118

王家面坊牛拉磨 120

张面匠的水磨坊 122

推磨磨 筛罗筛 124

石匠修磨子 126

梁槽房里杀猪 128

屋前屋后上草树 130

火药枪打野鸡 132

农具 134

#### 五 那时候的副业 137

充电 138

买煤 140

挖煤 142

拉筒坡和扯水 144

挖桐子米 146

油坊榨油 148

扯竹麻 150

采苧麻 转麻绳 152

村姑说笑打草鞋 154

手脚不停织麻布 156

养蚕子 抽蚕丝 158

弹棉花 160

做蓑衣 162

编篾活 打席子 164

做木活 166

补锅 168

打铁 170

打纸 172

香厂 174

石灰厂 176

纸厂 178

炼焦场 188

砍松树 烧黑炭 198

老鹰岩的炼铁厂 200

倒锅 202

矿车运煤 204

鸡公车运煤 206

马车和人力板车运输 208

山边修喷灌池 210

## 六 那时候的集体生产和运动 213

生产互助组 214

做大集体活路 216

吃集体伙食那两年 218

挑肥巴料上梁子 220

我和大哥交公粮 222

开社员大会 224

农业学大寨 226

偷木料 230

大锤打开乌龟石 232

修公路 234

修桥 236

高音喇叭 238

学生搞宣传 240

菩萨遭殃了 242

“四清”那两年 244

打倒牛鬼蛇神 246

扯地皮风 248

地雷炸死人 250

男女老少吹麻雀 252

家家户户打耗子 254

大办钢铁筑高炉 256

高炉出铁送喜报 258

修水库 260

## 七 那时候的辛苦 263

灶屋里拴牛 264

灶屋里喂猪 266

吹闹的歇房 268

张石匠家的夜晚 270

起早贪黑的农家妇女 272

大姨姐 274

农忙时节烦事多 276

大田薅秧喂蚊 278

稻田里的捕螟灯 280

晒粮最怕偏东雨 282

雨天忙农活 284

抗旱挑水浇禾苗 286

秋夹伏 热得哭 288

加夜班 点胡豆 290

下夜力挣钱 292

淘野煤炭 294

割猪匠吆走得远 296

改匠改料 又苦又累 298

纤夫拉船 风雨无阻 300

人扛马驮搞运输 302

停停走走抬锅铲 304

上山拾柴捞松毛 306

挖野菜树皮充饥 308

抢蕨苔粑粑吃 310

李家和陈家 312

唐光兴的肚皮 316

荒年的几件事 318

种田争水 吵嘴打架 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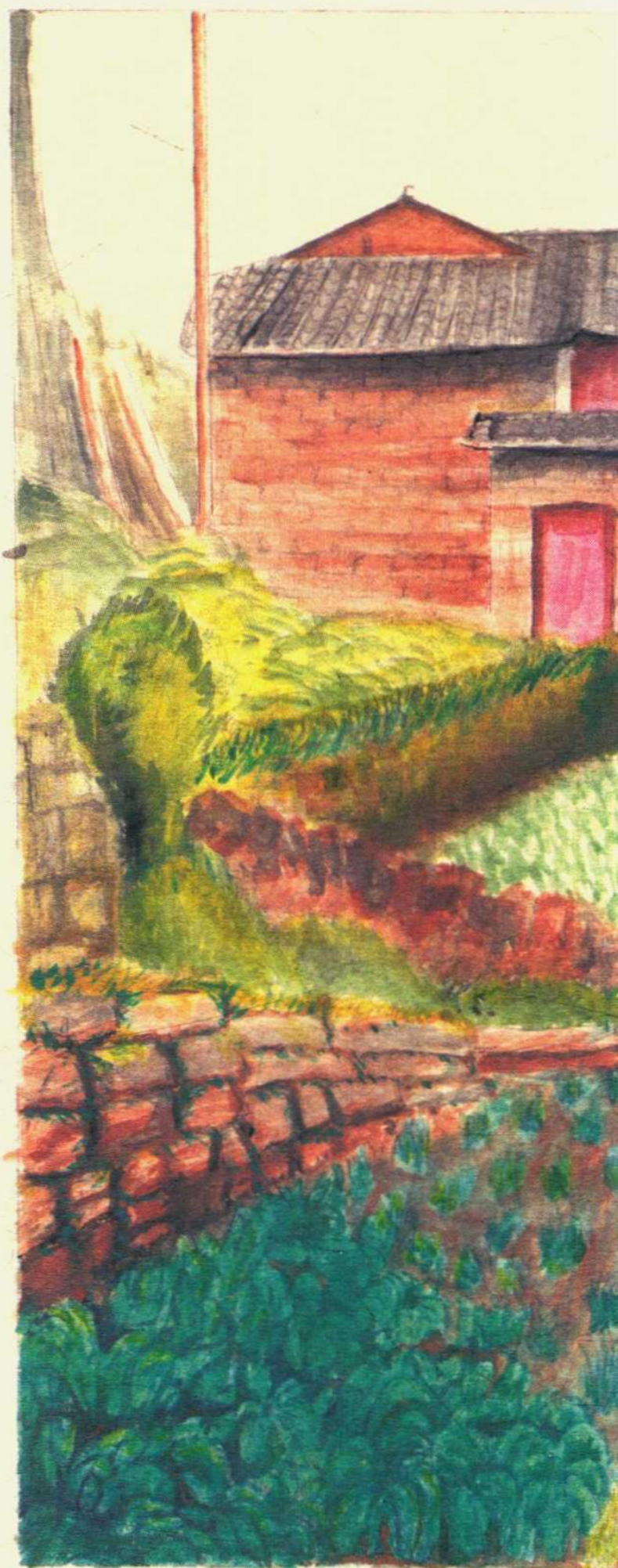
# 一 那时候的我和我家

# 我在中嘴出生

中嘴<sup>1</sup>的老屋是一座三合院，1910年由我父亲建成。院子最初是住宅，由围墙、朝门和几间厢房组成，右边的厢房住着我们一家，左边的厢房住着我家的佃客刘章顺。后来，院子左边建了纸厂，与厢房连接。

1946年农历十月十六子时，我出生在中嘴，父母为我取名“张才柱”。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家人都叫我“幺娃儿”。

1949年，我家被划为地主成分。1950年，村干部命令我们全家搬到距离中嘴一百米左右的充电房去居住。



<sup>1</sup> 位于现在的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亮石村。